



戰後のタイヤル族と林務局の闘争の歴史—尖石郷タイヤル族集落を例として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ayal and Forestry Bureau:
 The Case of Tayal Communities in Chien-Shih Township
 文・圖—賴清美（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臨時雇員）

戰後泰雅族與林務局衝突的歷史 —以尖石鄉泰雅族部落為例

尖石鄉 族人長久以來從事傳統農耕及漁獵自給自足，生活文化祭儀也與山林息息相關，自國民政府沿襲日治土地制度無主地歸國有，部落傳統生活空間被殖民政府聲稱為國有。1960年代政府先後推動「定耕農業運動」、「農業上山」、「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三大政策。政府新的政治秩序瓦解部落原本共有共享集體權，原本以物易物經濟交易行為，進入資本主義的經濟貨幣需求市場。

香菇經濟進入泰雅族部落之緣由

農田定耕因為法令限制和在高山種水稻一年收穫一次產量不足以溫飽，部落族人面臨生計問題，族人需要錢，外來的平地人帶來香菇技術，1960-70年代雖然交通不便，族人甘願徒步到山下購買香菇菌種（最早是步行到復興鄉三光村），以人力背負到更高的山林裡面，將香菇菌種植入在已經整理好的段木樹身上，在森林種植生長出來的新鮮香菇經過烘乾，耐放運送方便，重要是市場一直有很好的價錢，是珍貴的藥材。

香菇無法直接在土壤播種，需選擇適合的香菇生長的樹種鋸成段木栽培，砍伐好成段木樹上面打洞，植入菌種後用蠟油封住洞口，以防雨淋沖刷或白蟻吃掉，排列置於溫、濕度合宜的環境中栽培養菌，等生長出來的生鮮香菇期間前後大概要八個月到一年時間，族人寄望經歷辛苦種植的香菇能為家庭所需換取金錢收入讓生活更好。在訪談中族人都說：「在森林種香菇的地方是選適合香菇的樹種，還要有樹蔭，所以不能全部砍掉，大概是10棵中選其中一棵，不會砍光光，森林裡適當的疏伐，所以我們種過香菇的地方都沒有土石流。」尖石鄉保留地與國有林班地互為交疊的區域，在地居民與山林互為依存是自然不過。

被汙名化的香菇經濟

尖石鄉面積有527.5795平方公里，特別位於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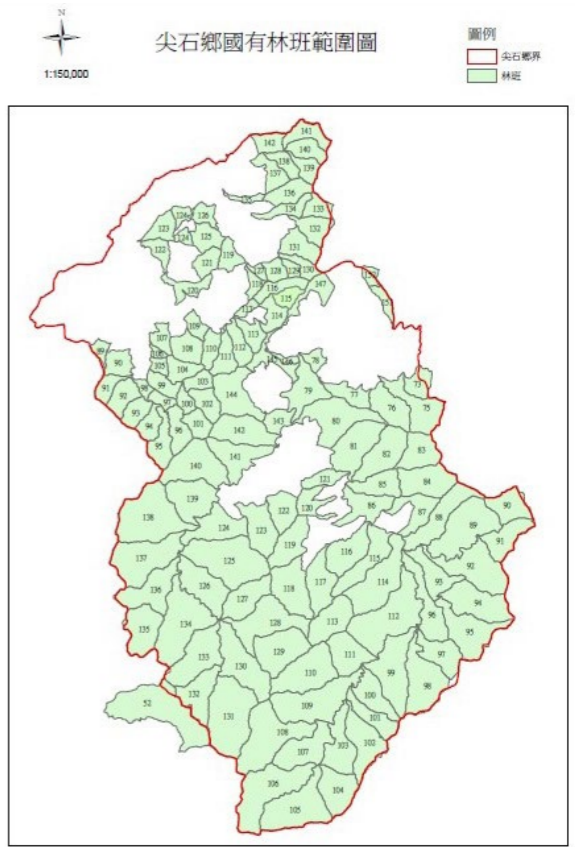


一方面泰雅族人對抗國家強佔其傳統領域的行為；另一方面國家不斷將泰雅族人的傳統森林資源利用模式汙名化為犯罪、小偷，長期下來族人跟山林的關係越來越偷偷摸摸，這樣的心結至今仍未有解開。

秀巒村與玉峰村兩個村落，國有林班地佔了絕大部分面積，幾乎完全都是泰雅族傳統生活領域，這充滿國有林班地的山林，若是你有原住民朋友應該會常常聽到說「原住民的冰箱在森林裡面」可以想像原住民生活習慣與山林息息相關。

尖石鄉位於台灣整個重要的山林，不同政權先後在此山林資源控制下予取予求，造成原自然林變次森林，剩下單一樹種，也造成動植物生存空間變動及銳減。由於香菇段木栽培方法的原料取得都生長在部落周圍的高山森林裡面，族人認為是在原來固有的傳統領域採集利用，而後來國家認為族人是竊盜國有林班財產的盜伐者。1969年尖石鄉泰雅族人與sanlinka（原為保林員或林野巡視工，現稱林務局巡山員，部落以sanlinka統稱林務局及其工作人員）因山林資源利用產生衝突而導致憾事。

生長在秀巒村白石溪下（Ilyung Skzyacin）控溪部落族人的Komin Tana（邱家榮，以下皆稱Komin）時在海軍陸戰隊受訓於兩棲蛙人部隊服役，在軍中早已風聞家鄉族人和父親的菇園在森林種植香菇常被林務局遭到破壞。在一次回鄉之際，在親友鼓動之下想替部落族人出



空白區域為原住民保留地。

口氣，趁該巡視員前往林班地巡邏時上山伺機圍堵，這位行為囂張的sanlinka不但將長出來的生香菇採走，還破壞部落族人維生的段木菇樹，為了討公道，Komin在激烈扭打後失手錯殺該林務員。

Komin的行徑在國家與部落受到截然不同的評價。在部落人稱Komin是英雄，國家卻說是殺人犯，這些矛盾至今仍在。一方面泰雅族人對抗國家強佔其傳統領域的行為；另一方面國家不斷將泰雅族人的傳統森林資源利用模式汙名化為犯罪、小偷，長期下來族人跟山林的關係越來越偷偷摸摸，這樣的心結至今仍未有解開。在筆者田野調查過程，族人一提到sanlinka幾乎是憤怒情緒回憶著，當中有拒談過



若不懂原住民與山林對話的語言，勢必衝突將不會停止，近年林務單位釋出善意與在地社區族人共同維護台灣這塊森林土地，相信在卸下彼此鴻溝不是只有雙贏，而是三贏，台灣大自然山林也會給予人類更豐富更安全的空間。



往在林班地種植香菇區域與sanlinka追逐故事，深怕說出來，sanlinka的人會不會對我怎麼樣，也有對於要寫出這樣一個歷史傷痛記憶，提醒筆者這樣揭開傷疤不好吧！所以雖然經過幾十年了，只要聽到sanlinka的那個恐懼的年代，到現在還是深深存在族人心中，而部落長老形容這是政治煉獄、空間戒嚴。

在種植香菇部落與國家對於不同山林主權的衝突，裡面有流血、武力、有對抗，不單單是被取締、族人也有反抗，只是沒有被講出來。在研究歷史故事裡面主角之一，過去是把這一位Komin Tana當作是殺人犯，沒有從原住民角度思考說出來他反抗的意義。在部落發生了殺人流血事件後，當時的報章記載邱家榮等人圍殺，兇嫌在山中躲藏40天後被警方直接槍斃。Komin唯一獨子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在追捕過程期間全家老小直接被抓到派出所先關後軟禁，至今最怕讓人知道其身世。

這樣因香菇經濟與林務局產生衝突的案例



種菇婦女與小孩。

在泰雅族部落不勝枚數。有部落婦女背負幼兒在森林種植香菇，被sanlinka直接搗毀香菇菌種、烘烤生香菇的乾燥房，以孩子做脅迫直接抓送派出所後判刑入監。有老人家到傳統耕作地砍樹準備要種香菇，被sanlinka帶到派出所後送法院判刑入監。還有sanlinka直接到族人種植香菇地，向在種植香菇的婦女威脅勒索金錢，恐嚇不給錢就直接抓人送到派出所，過程是獨大心態直接和侵權。有人在林班地種香菇的過程中都相安無事，從沒碰過被林務局取締的事情，因為他每一年都會準備好多好多的香菇送到派出所、警察單位及林務局工作站，在這過

程看到的高壓政權執行不但濫用權力也選擇性的辦案。另外藉山地清查抓匪諜的口號來圍剿原住民地區，國民黨在部落也組成山地青年服務隊，讓自己族人去取締族人造成矛盾和衝突，在歷史裡面並不是所有的族人跟國家有衝突發生，也有些人是被國家吸收，跟國家站在一起的。

泰雅族人的反抗

種植香菇在當時部落幾乎是家戶全民運動，秀巒控溪林務人員被殺事件後，風聲鶴唳，部落族人與sanlinka開始緊張關係，sanlinka更加勤巡山、不斷地恐嚇或阻止族人不得進入山林活動或採取利用，為生養家庭只得靠種植香菇來賺取需要金錢的族人，不畏在山林與sanlinka上演你追我跑日子，只要sanlinka上來，部落也組成了防衛組織，互為因應方式的生存之道。

Raru部落有三位族人蒙面將正巡山的sanlinka綁在樹上脫其衣服，邊打邊說偷採了我們種的香菇，還破壞種好的香菇樹還削皮，讓人都無法生活下去，之後另派一人將其解開帶下山；有部落藉村民大會中會用母語宣導報告sanlinka什麼時間會上來巡山，請族人暫時不要上山；僅隔一條河谷的兩對面部落會以山谷回音用木棒敲擊傳統編織箱互相傳達，再來有電通到部落後，在部落守護的老人家就買擴音機放音樂傳訊息，讓在森林裡的種植菌菇時鑽洞機聲音關掉或因高山上寒風刺骨必須燒火取暖熄掉，防止sanlinka循依線索。

1970-80年代道路開通，和sanlinka緊張關係並沒減少。只要一看到sanlinka進部落，族人預備好的木板釘上釘子放入經過有積水路上，讓他們的摩托車輪胎破掉，然後藉機推倒

sanlinka到有咬人貓的植物叢裏，使其全身刮傷流血，之後還請吃地瓜安慰，或也有用摩托車以喇叭長鳴來報訊。

結論

記錄下這段泰雅族與林務局衝突的歷史，並非是要撕裂族群，而是想重現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還原真相，呈現出當時衝突的社會脈絡，並希望後代子孫能夠記取歷史教訓，按著泰雅族傳統gaga（規範），循著和解（Sbalay）來消除雙方杆格。當代討論「自然資源共同管理」同時，必須卸下彼此的鴻溝，建立原住民族與國家雙贏的制度，而達成這樣的理想第一步，就是要面對歷史。對於從小就在部落長大的我，看到族人經歷不同國家不同的秩序、人群移動及環境地景的更迭，雖經歷一次次陣痛，總是抱有新的希望及適應環境永不放棄。若不懂原住民與山林對話的語言，勢必衝突將不會停止，近年林務單位釋出善意與在地社區族人共同維護台灣這塊森林土地，相信在卸下彼此鴻溝不是只有雙贏，而是三贏，台灣大自然山林也會給予人類更豐富更安全的空間。◆



Sabi Batu
賴清美

泰雅族，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拿互伊部落人，1962年生。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現任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臨時雇員。自幼生長在拿互伊部落，九年國教到高中甚至大學一直比一般人還慢就學，一個平凡的家庭婦女，參與部落公共議題意外的進到學術殿堂研究，關懷土地環境沒有人是局外人。